

诗词馆 004

总策划：白沙

词解姜夔



孟斜阳 著

词解姜夔

孟斜阳

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解姜夔 / 孟斜阳著. —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304-05961-3

I. ①词… II. ①孟… III. ①姜夔(1155~1221) — 宋词—文学研究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6349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词解姜夔
孟斜阳 著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营销中心 010-58840200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 吴 倩

版式设计: 徐小如

责任编辑: 蒋全龙

责任印制: 李 玲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印数: 1~5000 册

版本: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9.5

字数: 182 千字

书号: ISBN 978-7-304-05961-3

定价: 32.8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自序：当花瓣离开花朵 暗香残留

——姜白石词阅读札记

曾经很喜欢沙宝亮唱的那首《暗香》：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
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
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
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
难忘缠绵细语时，用你笑容为我祭奠
让心在灿烂中死去，让爱在灰烬里重生
烈火烧过青草痕，看看又是一年春风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
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
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

这里的歌名《暗香》也许就来自南宋词人姜夔的词。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南宋最著名的骚雅派词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幼年随父受教。其人多才多艺，工于诗词，长于书法，精通音律，雅擅箫笛，尤精古琴。南宋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姜白石向朝廷进献《大乐议》《琴瑟考古图》，

两年后又上《圣宋饶歌十二章》，得“免解”待遇，直接参加礼部考试，但未中选。从此飘零江湖，布衣终生。

姜白石两首最有名的词为《暗香》《疏影》，据现代学者夏承焘老先生考证，这两首词中怀念的是曾经发生在合肥赤阑桥边的爱情故事。姜白石早年曾在江、淮、湖、湘一带游历，在合肥城里结识了两位美丽的姐妹歌女。她们冰雪聪明，能歌善舞，精擅琵琶和秦筝。姜白石也极为爱好音乐，精通弹琴和吹箫，雅爱诗词和书法，他们可谓知音。茫茫人海中，他们在那个南宋偏安的岁月里相遇，那么命定而淡然。姜白石爱上了合肥赤阑桥边姐妹中的姐姐，即穿红裙（茜裙）的琵琶女子。从此，他们开始了一场缠绵悱恻、令人感动的漫长恋情。对他来说，他爱她可能是因为她的容貌、她的舞姿与歌声、他对她的爱、她的天真与执着。然而，所有这些表象的背后，他最爱的其实还是他自己。他们的爱情最后变成一种内心深处孤注一掷的抉择。他在最后一刻退缩了，而她绝望了。

往昔的一切似乎如烟花般绽放，曾经的绚烂，如今却无迹可寻。就像鸟儿曾经飞过的天空，如今却找不到翅膀的痕迹。这个叫姜白石的男人最终憾恨终生。

“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爱或许是一只不死鸟，会在浴火后重生。曾经站在窗前看空中烟花美丽地绽放，看流星从空中轻盈地划过。那穿越一生的思念，其实就像细沙穿过指缝，像流水穿过灵魂，见山是她，见水也是她。在夏承焘先生的力作《姜白石词编年

笺校》里，记录了姜白石从1176年至1197年前后二十余年的感情历程，这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字里行间，有他一生的相思、怀念、寻找、等待以及聚散离合，有对过往情爱的缅怀，有对羁旅生涯的感慨，有对岁月流逝的痛惜，有对人生迟暮的忧思，也有着深沉的年光之叹，流露出了强烈的生命意识。笔者在阅读吟咏白石合肥情词过程中，常常会联想到《魂断蓝桥》中感人至深的旋律乐章，联想到类似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在小说《情人》中或是美国电影《廊桥遗梦》中所表现的那种跨越时空的初遇与绝恋。一座桥是浪漫的开始，缘定的今生，现实的残酷，尽管桥还是那座桥，只是伊人不在，爱还在，成了最苦涩无奈的爱。

夏承焘先生认为：“姜夔用情之专之深，在两宋文人中只有陆游可与之相比，这也使得姜夔的词具有极为感人的品质。”聆听这跨越千年的南宋爱情往事，也许人们所能感受到最浪漫的事，就是能和最心爱的人永远相守在一起。

其实很久以来，一提到自号“白石道人”的姜夔，我总是觉得他那么不真切。

比如人们都很熟悉的苏东坡，读他的诗词文章，读他的生平轶事，会感到他的一颦一笑仿佛就在眼前，他坦荡、率真而放逸，是一位幽默风趣而又饱经世事的智者。人们也熟悉秦少游，那个才华横溢却性格柔弱的才子。还有风骨傲岸的黄庭坚。他们都是才情卓绝、个性生动、有

着人间烟火气的人物。然而，姜夔和他们都不太相同。他似乎是从古代某些传说里走出来的人物。世人都赞他人品秀拔，风采出众。说其人是“体态清莹，气貌若不胜衣，望之若神仙中人”。

作为南宋年间的一位江湖游士，一位靠诗词文章和音乐为生的清客，我总感到姜夔是那样刻意地经营自己的形象，那样清、那样冷、那样逸、那么不食人间烟火，总让人感到有些雾里看花。记得曾经读到过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首诗——《等你，在雨中》^①：

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
蝉声沉落，蛙声升起
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在雨中
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
每朵莲都像你
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
永恒，刹那，刹那，永恒
等你，在时间之外
在时间之内，等你，在刹那，在永恒
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里，此刻
如果你的清芬
在我的鼻孔，我会说，小情人
诺，这只手应该采莲，在吴宫
这只手应该

^① 引自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4月所出版的《台湾当代爱情诗选》一书，台湾诗人余光中《等你，在雨中》。

摇一柄桂浆，在木兰舟中
一颗星悬在科学馆的飞檐
耳坠子一般地悬着
瑞士表说都七点了。忽然你走来
步雨后的红莲，翩翩，你走来
像一首小令
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
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

余光中的这首诗写得清丽婉约，款款有致，有古典的韵律，也有现代的节奏。诗里写的是现代人们常常会遇到的一种约会情境。等待中，对姗姗而来的佳人充满了期待、想象和幻觉中的美感。诗的最后一句打动了：“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

这样美妙如莲的女子，竟是从宋朝那位姜白石的词境中走出来的。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唯美，那样的精致，那样的空灵。因为喜欢余光中的这首诗，后来也开始读姜白石的词，开始知道有个专攻姜白石词的、大名鼎鼎的现代词人——学者夏承焘，于是我也开始走进姜白石“清空骚雅”的曼妙词境中。

读白石词是一种走在秋冬里的独特感觉，风清冷，境幽独。

他善于把心灵深处那种温存柔软的感觉凝固起来，然

后精心酝酿和打磨出一种清刚幽冷的文字，突然间释放自己独特的心灵激情和人生感悟。

这些文字笔触清刚，精雕细琢，有如冰层下的蓝色火焰，幽寒冷冽之中自有燃烧的激情喷薄而出。当我们读到这些文字时如受闪电之击，心中的诸般滋味和感觉被瞬间激活。如“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翠叶吹凉，玉容销酒，更洒菰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许”“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等等。深深刻进骨子里的那份痴恋，被他摅在文字里纠缠反复，扑朔迷离，唯美而凄凉。这样的文字细细体会有如电光石火，常常让人眼前一亮。那种妩媚旖旎的风情，那种深沉炽烈的情感，往往蕴含在峻峭苍劲的零度文字之后，如那冰天雪地里的一树梅花，冷艳香幽却只可远观。

曾经有段时间，我非常迷恋白石词，喜欢白石词的风神格调，喜欢姜白石这个人的洒脱气度。白石词的笔调是清冷的，但清冷中有味道，像梅花的香，是“香冷入瑶席”；也如荷花的香，是“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读过他的《暗香》《疏影》后，我眼前总会悠然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来：

茫茫雪夜里，寒水迢迢，桨声欸乃，一只小舟幽幽驶过吴江垂虹桥。小舟上，一位相貌清俊、风仪潇洒若神仙的男子捉箫在手，轻轻地吹奏着。他的身边是一位美貌可

人的女子，满面含春，色若桃花。她随着箫声轻启红唇，歌声清越，在水面飞扬。

那男子大概就是襟韵飘洒、才华出众的才子姜白石了，人称其“体貌清莹，气貌若不胜衣，望之若神仙中人”，而那女子叫作小红，一位爱唱白石词的小歌女。

正吹着箫的姜白石看看小红，小红脸儿更红了，低了下头去，而歌声益发宛转迷人。姜白石微微一笑：这小红低眉浅唱、善解人意的样子，煞是惹人怜爱。于是，他放下箫，低声缓缓吟出一首《过垂虹》^①：

自琢新词韵最娇，
小红低唱我吹箫。
曲终过尽松陵路，
回首烟波十四桥。

箫音悠悠，歌声婉转，才子佳人对目相视，会心一笑。这个清绝美好的画面让人心生欢喜。

在明代张羽《白石道人传》中还有这样的记载，说姜夔少孤贫，好读书苦吟远游。常常独自泛舟洞庭湖，在湘江上漂流，并攀登衡山。有一次，他在衡山游历时，循着一条山涧向深处探险，只见一位老人正坐在一块大石上。姜夔觉得深山野岭之中遇此老人，必然是遇到了奇人异士。他便上前和老者礼貌地打招呼。那老人的态度很和

^①引自陆友仁《砚北杂志》一书。

气。大概见他是读书人，便从袖中取出一本书来，递给姜夔。姜夔接过来一看，是一本《诗说》。他便急忙请教老人姓名，老人不答，只说自己生于大宋庆历年间，已有一百多岁了。后来姜夔向当地土人野老^①打听，都说没见过此人。只是，这姜夔从此对诗词音律的悟性大增，通晓阴阳律吕，谙熟古今南北乐部，以致他只听一遍曲调旋律马上便能依调填词，与那“曲有误，周郎顾”的周公瑾相比，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故事给姜夔的经历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白石道人传》的作者是明代张羽，并非姜夔的同时代人。可见，这个故事出于后人的杜撰，而且没多少创意，只是把汉代张良奇遇黄石公得授兵书的故事简单套用了一下，而故事中老人所授的《诗说》一书其实是姜夔自己所作。

不过，人称姜夔是“气貌若不胜衣，望之若神仙中人”，与“状貌如妇人好女”、功成身退后与赤松子云游山水之间的张良大概在风度气质上有某些相似之处，才会引起人们的联想。

姜白石虽然终身布衣，其声望地位却为时人推重，他的人品、诗品也都保持着高雅清空的风韵。白石所作《诗话》论诗有四素：气象、体面、血脉、韵度。对四者的要求是“气象欲其浑厚”“体面欲其宏大”“血脉欲其贯通”“韵度欲其飘逸”。如《筱园诗话》卷四说：“姜白石尤为翹楚。其诗甚有格韵，清雅可存。”李慈铭《越缦

^①土人野老：“土人”在古文中是指土著居民；“野老”多指隐居山野的人士。

堂读书记》甚至说：“白石道人诗，清绝如啖冰雪。”

同时，姜白石在词坛上更为南宋开宗立派的词家巨擘之一，与周邦彦并称“周姜”。他精于乐律，作词调能自度曲。白石词格律严密，风格清幽冷峻，世称“清空骚雅”“襟韵高、风神潇洒”，颇受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人推赏。

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艺术，有着不同于诗的独特表现手法。王国维尝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要眇宜修”出自楚辞《九歌》“美要眇宜修兮”，言湘水女神之美丽。词的特质就是有“要眇宜修”之美，即是书写一种女性的婉丽阴柔之美，一种最精致、最细腻、最纤细幽微，并且带有修饰性的非常精巧的一种美。所以，词在语言风格上要讲究含蓄蕴藉，推敲揣摩字词的音、色、味及其协调搭配，反复勾勒渲染，潜气内转，意脉迂曲，借景寄托，达到“隔江人在雨声中”的艺术效果。正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中所言：“……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白石词语言艺术极为高明，如提琴手的弓子在琴弦上灵动机敏地无穷变化，力度、动静、虚实、疾徐如清风流云，海浪空礁，所谓“裁云缝月，敲金戛玉”，无所往不极其妙。

白石词既不同于婉约词的阴柔，又不同于豪放词的阳刚，而是刚柔并济的“清雅派”。昔人评论白石词境清远

空灵，有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唯其如此，言外之意、画外之境才更加繁富，更加耐人寻味。不少词作被后人推崇为“逸品”“神品”。白石词摄取事物的神理而非只取其外貌，所以清洁干净，超凡脱俗。南宋词人张炎《词源》推尊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后世即以“清空”与“骚雅”标举白石的词风。南宋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认为：“白石道人，中兴诗家名流，词极精妙，不减清真乐府，其间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

白石虽终身布衣，名声却震古烁今。继苏轼之后，姜白石可谓是又一个难得的艺术全才。杨万里称他“于文无所不工，甚似陆天随”。范成大称其“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南宋后期词人大多“远祖清真，近师白石”，就是仰承与追随这种词风。这种影响甚至及于元、明、清的词坛风格。清初浙西词派则专奉姜夔为不祧之宗，从而形成“家白石而户玉田”的盛况，一直延续至乾隆中期。清人刘熙载《艺概》评说姜夔的“才子之词”是：“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词家称白石曰‘白石老仙’。或问毕竟与何仙相似？曰：藐姑冰雪，盖为近之。”（《艺概》卷四）清代词评家郭麐《灵芬馆词话》说他的词“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清人朱竹垞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①又云：

“词莫善于姜夔。”姜白石甚至得到“如盛唐之有李杜”（清陈锐《褒碧斋词话》）这样的美誉。

据魏新河先生《启功与姜夔》一文介绍，当代诗词名家、书法家启功先生与姜夔虽然是“萧条异代不同时”，却深爱姜白石诗词，并对他的词评价极高。他在《论词绝句·姜夔》中说：“词仙吹笛放船行，都是敲金戛玉声。两宋词人谁道得，春风十里麦青青。”他称白石诗词为“两宋之冠”。甚至在失眠的时候，启功先生也会想到白石。在《失眠口占》诗中吟道：“半世牛衣榻，余年燕处家。窗明星似月，杯浅酒疑茶。字欠逢人债，诗凭自我夸。傲他姜白石，生傍马塍花。”诗后自注：“院中多此树，花开正繁。”这诗里吟咏的正是姜白石与歌女小红的情事。

一些研究宋词的现代学者们根据版本、品评、研究、历代词选、当代词选等多项指标给宋代词人排名，列前十位的依次为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姜夔在群星闪耀的宋代词坛中名列第四。可以说，白石词的横空出世，在日薄西山的南宋词坛喷射出一道极为耀眼的光华，影响十分深远。薛砺若在《宋词通论》中断言：“中国词学自南宋中末期一直到清代的终了，可以说完全是‘姜夔的时期’。”

同时，姜白石相貌、身材和风度气质也很不错，自称是：“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谓名公巨儒，皆尝受其知矣。”^①他还有个奇怪癖好，遇到山水清幽处，喜欢独自穿

^① 引自清代词人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著《词综·发凡》。

山入林去游个痛快，却搞得人们往往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甚至有可能在有星星有月亮的深夜里，姜白石一个人边走边大声吟诗，即使在冬天的寒风里、冰冷的波涛中也是如此，神态自若。

宋代陈郁在《藏一话腴》中如此评价：“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充栋汗牛，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意到语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他：“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狂者，志在兼济，锐意进取；狷者，独善其身，有所不为。可见“狷”者多为孤傲高洁、不同俗流之士也。

这样一个让我感觉是活在古代山水名画里的人，他吹箫弹琴，吟诗作词，有梅花和杨柳为伴，仿佛是隐逸林泉之下的神仙。

这样的人，好像是从魏晋时代的竹林中走出来的，好像是金庸先生笔下那东海桃花岛上隐居的世外高人。

这位姜白石虽然年纪轻轻就以才华闻名于世，却是少年丧父，孤贫无依。他的故乡在江西鄱阳。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父亲姜噩进士及第，任湖北汉阳知县。

幼年的姜白石随父宦居古沔；十四岁时，父亲就不幸在任上去世。少年姜白石与姐姐相依为命，一直生活在湖北汉阳的姐姐家。他爱好音乐、文学，精赏鉴，工书法，品评法帖有“书家申韩”之称，并以诗词驰名当时文坛。

①引自《齐东野语》载《姜尧章自叙》。

稍长后，饱读诗书的姜白石屡试不第，仕途坎坷。姜夔得到过宋宁宗的看重，他向朝廷献奉《太乐议》《琴瑟考古图》，后又上疏《圣宋铙歌十二章》。他对音乐事业的关心让宁宗极为叹赏，于是得到“免解”参加礼部进士考试的机会，但遗憾的是没有考中。此后姜夔无意仕途，终身以布衣漂泊江湖。

他为人清高，不汲汲于功名，但以诗词、音乐及书法与人交往，因此成为权贵门下清客。所以，姜白石可以说是凭他的音乐才能和诗词功夫谋生的，成为南宋词坛上一位职业清客、专业词人。与同为“专业词人”的北宋柳永相比，姜白石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柳永主要流连于歌楼舞馆；姜白石则主要是游走于富贵高门之家。所以，柳永的词多为满足青楼歌女们歌唱之用，也靠她们给付的润笔费为生。柳永词的风格比较通俗直白，故为市井小民所喜爱，“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而白石词的读者多为有较高文学修养的显宦名流，风格高雅清空，格调非凡，被杨万里、范成大等名流激赏和推崇。

柳、姜两人的词同为歌唱之用，一个是通俗唱法，直面现实的人生，有着生命欲望与情感的真实热度；一个是美声唱法，有裁云缝月之妙思，有清逸绝尘的格调。应当说，姜白石的词代表了一种宋代士大夫们所推崇的雅文化格调，一种具有清空、隐逸的道家审美倾向。

姜夔的名字也很特别。据说“夔”是虞舜时代掌管国

家音乐的官员，也许寄托了父亲姜夔的某些期许。姜夔后来果然成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和词人。

关于“白石道人”这一自号的来历，还有段故事：姜夔平素为人清高，荦荦不羁。曾与抗金主战的大臣名将张浚之孙张鉴结为至交，并长期得其资助。张鉴死后，姜夔生计日绌，但仍清贫自守，不肯屈节以求禄。晚年多旅食杭嘉湖之间。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寓居吴兴时，他曾与白石洞天为邻。有位名叫潘怪永嘉友人打趣地叫他“白石道人”。姜夔一笑，答以诗云：

南山仙人何所食，
夜夜山中煮白石，
世人唤作白石仙，
一生费齿不费钱。

这也许是他对自己生活和心境的自况。

晚年，他又在临安遭遇大火，住所被焚毁，多旅食于杭、湖之间。在饱经颠沛转徙的困顿生活中，姜白石病卒于临安（今杭州）水磨方氏馆旅邸。幸得友人捐助，就近安葬于杭州钱塘门外西马塍。